《如影随风：写于高考录取后》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 张谷韬（网络ID：1次方 / 1OnePower）

全文约4900字

声明

本人授权 维权骑士（www.rightknights.com）保护本人著作权，违法必究。私人分享请注明作者并附上本声明全文，转载至公开网络必须获得作者本人同意。

确定本文作者时，以qq号327070043绑定的手机号的持有者为准。

本文在社交网络上公开发表时有较大幅度的改动。

这可能是一篇「毕业感言」，也可能不是。 由于头脑可能存在的对记忆可能无意可能有意的修正，本文仅应该被视作虚构作品。

由于本文各个部分写成时间跨度很大，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文风和心境都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可能带来阅读的跳跃感，还请见谅。

引子

知乎大V @曾加 老师在某超长篇回答中以下面这段话开头：“我看过很多故事，但看得越多，越深深地感受到，没有一则故事，能比我的高三更离奇、更跌宕起伏。这大概是一种错觉，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毕竟有所不同。但，自己的故事总是最好的，不是吗？更何况，我的高三，的的确确把我所能在高三经历的事，都一个不漏地经历了一遍，甚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

尽管我有完全相同的感受，但很遗憾，由于还有一些我还不愿谈起的部分，我又不打算叙述一个看似完整却实则不完整的故事，此时的我并不准备系统地讲述这段经历。本文留下的这些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权且当作一个暂时的句点罢。

PART 1

我越来越相信对人的成长起主要作用的是环境而不是什么自由意志。

算起来，如果除去出生那天的“生在哪”这个事件，真正决定了我的生命轨迹的大概也不过是三天而已，余下的部分无非是凭着路径依赖的生理本能沿预先划定的路前行。而这三天里，能因为我的主观能动性改变的转折点，不过也各是一个瞬间的一句话。

在三个重要的日子中，第一个的重要性又显著高于后两者之和：它决定了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另两者决定了这个人会在哪里存在，并遇到怎样的人。我甚至认为，如果让我给自己写一篇完整的自传，它是我已经度过的生命里唯一值得被写入的事件。

12岁的我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考试，我得到了一次赴某个说英语的二流（或许是三流？）大学参加暑期数学学习交流的机会———不可思议的想法，我12岁的英语水平大约勉强及得上我朋友圈全体同学同期平均的1/10？

由于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师的主意，我们用红领巾作为我省代表团的标志，以免走散———如果用的是其他什么东西……

2012年7月上旬的某一天的太阳一点都不热———如果很热的话，我肯定会因为怕热而取下红领巾，剩下的也就完全不会发生了。

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我遇到了一个也许是尽职尽责也许是过分严苛的学姐作住宿登记———我的同伴们好像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总之，我听到了那句改变我一生的话。我无法准确回忆用词，但从它给我的信息中我仍能回忆起的部分来推断，它大致是这样的：

“Sorry, political signals are not allowed on our campus. ”

即使有了这么多好运，我还是差点错过了那个改变人生的路口：这句话对12岁的我至少有3个，甚至可能有4个生词，这使我完全无法捕捉到其含义。更糟糕的是，即使把这句话翻译成汉语，仍然有一个生词存在。而理解这个词与我胸前的东西的联系，显然不是我12岁的认知水平所能企及的。幸好，出于莫名其妙的好奇心，我选择问了带队老师，得到了这句话的翻译———这是三个瞬间中，我唯一作出了正确选择的一次。

6年过去了，时光已经让我忘记那天的许多事。忘了那一整次交流都干了什么，忘了我后来追随着一点火光摸索的经历，甚至忘了这位学姐的样貌、声音和准确用词。但我记得———很久以后也应该会记得，她告诉那个小男孩，元性壁垒还有另一侧，并且还会向内透入若隐若现的光。当然，这个所谓“秘密”远不是其全部的意义，它告诉我，对任何事物都要常怀合理批判的精神，以及永远不能放弃自我判断的能力。它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种子，并且，毫不过分地说，直接塑造了今天的我的每一个棱角。

PART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通过这样的经历来认知世界是一种很不常见的现象。但在了解了多位优秀同辈的经历之后，我知道此类事件实是相当普遍的成长过程。其表现形式大概有：听学长讲世界形势、听父亲讲历史、听七一某英语教师讲乱七八糟的事情，等等。

lsx学长提出「元性壁垒」概念来形容这种现象。请看链接：

<http://tieba.baidu.com/p/5373415139?share=9105&fr=share&see_lz=0&sfc=copy&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9.5.8.0&st=1530329030&unique=D826F1B4C1329836CDA0FBA2B483B307>

“元性壁垒”指的是一种存在偏见性和局限性，但能够保持表面上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一个此类体系既可以大如一个宗教或意识形态，也可以小如“一切都应该听家长老师的”。稍稍停在此处，略作思考，你应该能感知到此类情形的难以置信的普遍。

这个理论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一方面，身处于元性壁垒内部的个体没有任何突破壁垒的机会，除非得到来自外界的帮助；一方面，处于外界的个体没有任何真正理解内部个体思维的可能；最后，当个体突破壁垒的一瞬间，就会立刻震惊地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看法的片面性。

这种宇宙的基本特性直接给社会进步，特别是观念层面的进步带来巨大困难。对于壁垒之内的人，其不可避免地拒绝不同意见，并对壁垒产生依赖情绪。这不是因为他们迂腐陈旧，智力低下，而是其成长环境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更恰当的态度是同情而不是鄙夷；对于自己得以逃出壁垒，我们应该感激于自己的幸运。另一个角度上，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就是一次次突破元性壁垒的过程。于是，对于「迫害伽利略的教皇」之类人物，我们也不能极尽批判讽刺之能事。

诚然，由于身处元性壁垒内部的人无法自知，因而我们，包括此时的我，无法确切得知自己是否身处于另一层元性壁垒内。因而，对于自己的观念，也不能永远拒绝异议。即西谚所言“我永远不能为自己的观念而死，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是对的。”尽管如此，在认识到“元性壁垒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最难突破的那个壁垒。”

PART 3

二中成人礼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应该和你们都不同。我在与南七创班学长闲聊和起哄台上CP的空闲中不小心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在一长段关于“梦想”的激情四射的演说之后，主持人似乎是随意地走到台前，随意地找到了一位前排的同学：“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能清晰地听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声音：“我想让祖国强大起来，我想为祖国造飞机，造航母！”

当然，我不是说立志报效祖国有什么问题，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如果他是真心这么想的话：如果你很想实现这个目标，你需要沿一条无比困难的道路坚定地付出一生的努力。但是诸位读者，你猜一个会以这样的语气真心说出这句话的高中生更可能会依照自己的梦想报某个相关的专业呢，还是以像接受这个梦想一样的方式接受一个被推荐的热门专业呢？

我无从得知这位同学是自发地回答还是主持人安排的托，因而我们不应该评判这位同学的情况。但确切无疑的是家长席响起的无比响亮的掌声，甚至胜过了我班那个粗制滥造的集体节目之后的掌声。你知道吗，我一想起有那么多同学要拥有一个会为这个回答而热烈鼓掌的父母，我就感到一阵胆战心惊。尽管我未曾经历过，但是我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想突破那层层交错的元性壁垒的难度确是非比寻常。

我亲爱的读者们，这可是准一线城市top3中学的家长啊！所以，你猜，在新闻里读到的那么多你感到不可思议的看法和观念都是怎么出现的呢？除了感激于自己的幸运，还有什么其他合适的态度吗？

PART 4

什么样的一件事能够被称之为“伟大”呢？标准当然有很多种。但幸运的是，即使依照最严苛的标准，我在初三寒假经历和参与的那件事都可以被算作其中之一。

意识到自己具有为自己作选择和判断的能力是一层进步，意识到自己可以评判每个规则的合理性再决定是否遵从它则是第二层，意识到自己作为普通人也可以利用媒体舆论的惊人力量大概是第三层。

身处那时的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有多么难能可贵，更不会用“伟大”来形容它。那时的我自然地认为作为集体的团结一致和对抗不公时的敢作敢当是理所当然，which，大概是身处华源2015届8班这个集体的幸运罢。站在今日回首，我实在很难相信这整件事令人后怕的真实中有我的一小部分。

如果说前文那位学姐的指引是点亮了前路的灯，那么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则是给了我向灯前进的愿望和勇气。而愿意为我和我的同伴们的利益而起身反抗，也已经作为性格中最深层的元素之一刻写入我的灵魂。

直到现在，每次我看到一顶亮黄的安全帽，都还能感受到那段往事的半分温情呢！

PART 5

我在现实与梦境中都反复回忆过无数次我在2017年9月10日11:58那个瞬间的心境。

我到底，他妈的，是怎么思考的，居然没想到那个显而易见的56的构造呢……特别是，在我既证出了小于56绝无可能，又画出了一个其实一点也不自然的57之后……听起来多么幸运啊，在命运的车轴失去控制地碾过我之前，我居然还有一个瞬间，能把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

在写给某校的PS里，我艺术性地将整段经历描写为「due to some reasons out of mathematics」。我不知道这样的描述是否足以概括整件事，但出于莫名其妙的自责心理，我知道其实不是。我可能与其他一些同学不同，我本有一次机会、一次我绝对可以抓住的机会，将那份答卷写得滴水不漏还在总分上留出一大段容错空间，但是很遗憾，正如其他许多类似的划过我面前的机会，我没有做到。

我觉得我从未能清晰描述我数竞水平处于顶峰时到底是什么水平，并且由于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均已在过去的一年里不可逆转地衰退，这种准确的评估将永远成为不可能。严格说来，整个数竞生涯中我没有在任何一次重要考试中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答卷不足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说起来，这一整段经历就像玄幻小说中的主角：高二联赛的一试“3分过程分”；飞测的玄学区别对待；夏令营预赛场外因素心态爆炸完全无法答题；最后再加上高三联赛我省二试T3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评分标准。而与玄幻小说不同的，大概就是我不幸并不拥有主角光环，并不足以承受这一整段非人折磨，以及最后并没有柳暗花明的结局。

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诚然。在若干年之后回忆起来，任何“不为人知”的经历的可信度会随时间的迁移而逐渐降低，最终沦为上古传说般供人一乐的段子。而为此失去的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的价值随时间的变化却恰恰相反。在陌生的人的视角，他们很难了解、更难相信这类经历，能与之为伴的，只有属于内心的永恒的孤独。

PART 6

你们知道吗，我真的特别羡慕我写的那篇PS里面的那个我。是啊，一个真实的、能自我判断的我怎么可能学习数学这种东西呢？再进一步，如果不是根本无法得到真正有思辨力的文科教育，我怎么可能会学习理科呢？

我拒绝相信所谓的“数学天赋”是某种随我的大脑生理结构而自然产生的东西，而不是我母亲让我在比同学早得多的时间就学会四则运算带来的滚雪球效应的结果，或者从二年级开始被迫去某培训机构上课的结果。如果我我母亲使我在其他方向上花费了这些时间，它本可以转化为其他什么方面的“天赋”的。只是碰巧，此刻在这个平行宇宙的这个角落，我被迫选择的这个方向被看作比其他的一些方向更有价值，这完全是一种运气的表现。

当然了，上面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从另一个相反的视角来看待。为什么今天的我会认为我对数学乃至理科没有任何兴趣，而对社会科学有极高热情呢？这和回答“为什么我今天的数学相对比较好”是完全一样的思路罢了，还不过是人生经历的偶然。在看破所谓的“兴趣”并不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之后，我以为我选择职业的考虑也就只剩下了“努力/回报比”这一条了。

从通常的意义上讲，现在的我大约属于佛系青年。我想过很多次，对于那个著名的“渔夫与富豪”的讽刺笑话到底有没有符合逻辑的解。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我并无所获。而在读过《麦田守望者》之后，我的疑惑又加深了一层。

我知道这种人生观是很难得到认可的，我那条《麦田守望者》读后感的动态100+阅读2个赞恰是最好的实证。但我目前能得出的结论如下：“全身心投入一项具体的劳动是一种对生命的真实的无限期的恐惧与逃避。但是，对从未思考过本命题的人，本命题不适用。”

PART 7

直到距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刻很近的某一天，我才意识到一个道理：我们不必为在任何满足以下条件的事件中做出错误选择而感到任何的懊悔之情：做出错误选择是拥有意识到正确选择的正确性所需要的能力的必要条件。相反地，正是那些与众不同的错误选择铸就了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不恰恰是生命余下部分中唯一值得我们去探寻的价值吗？

感谢所有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产生过影响的人，包括我的家人、老师、同学们，以及所有未曾谋面而用文字影响过我的作者和网友们。没有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今天的我都会与此刻的我略有不同。同样向本文的每一位读者致意，我爱你们。

2018年9月5日

于和谐号动车组